

青年下班,夜校开门

——探访浙江青年“夜校热”现象

□本报记者 杨倩

“每门课程分8次课,全程免费。我们是试着开起来,没有想到如此供不应求。”说起去年8月开办的夜校课程,安吉县递铺区域性中心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教师陈丽春直呼“超预期”。当时开了10个班级,到今年3月,班级数量直接翻一番,报名人数超过1600人,她的电话也成了“热线”。

3月以来,省内各地夜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浙江省文化馆春季夜校课程开启,所有课程计划招收1742名学员,报名人数达6万之多;宁波市江北区青年夜校6所分校相继开课;温州市鹿城区启动青鹿技能夜校,首批推出58门课程;湖州市文化馆春季夜校课程报名通道开放仅5分钟,许多课程就已满额;温岭市九龙湖城市驿站青年夜校首期开设5门课程……夜校真的“火”了。

青年为何热衷于夜校?夜校如何满足青年学习热情?“夜校热”背后是否存在不为人所重视的问题?……本报记者走进几所夜校进行了深入探访。

夜校缘何如此有吸引力

4月16日晚上6:50,记者来到浙江开放大学教工路校区。与周边写字楼灯光渐暗不同,这里教学楼的6、7两层灯火通明——每周二的青蓝夜校课程即将开始。

30岁的尹慧娟上的是美妆课。“想摆脱‘无效化妆’的尴尬”,她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城管工作人员,平时尹慧娟会化淡妆上班,尝试跟着网络视频学后,她发现自己“不管怎么折腾,妆效都很



图为安吉县递铺成校夜校茶艺课现场。(学校供图)

一般”,于是她决定在线下报班学习,看中的就是“老师能一对一指导,非常有针对性”。

正在学习制作冷瓷的林胜楠自称“夜校常客”,除了继续学习书法,今年她又追加了一门冷瓷手作课。“一门课报名费400元,共有10次课,平均每次课40元,老师还都是资深专业人士,到哪里找这么经济实惠的课程?”林胜楠说。

在网络学习资源异常发达的当下,师资好,收费低,有的课程甚至免费,成为夜校能吸引青年的重要原因。

在德清县阜溪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潘晓利看来,夜校的社交属性在当今社会愈发凸显。“在夜校,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人汇聚一堂,共同学习、交流、成长,这使夜校不再仅仅是一个学习场所,还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平台。”潘晓利说。

该校学员费炳坤就是在面点制作课上“遇到了真爱”。本着“多学一项技能多一条路”的初衷,费炳坤每堂课都学得很认真,还热情地帮助其他学员。这份专注与热情吸引了同为学员的沈佳飞,一起上夜校成为他们“最浪漫的约会方式”。

为了掌握一项新技能,让自己成为“斜杠青年”;为了培养兴趣爱好,弥补童年没有机会学习的遗憾;为了放松心情,还有单纯为了打发时间……夜校仿佛成为青年的“桃花源”,既承载了舒缓压力、丰富生活的精神需求,也满足了对知识更新、自我完善的价值追求,为忙碌的心灵留下一片纯粹的“自留地”。

“夜校热”带来的“供给侧”变化

一边是旺盛的需求,另一边供给也在不断发力。紧扣需求,做好服务,各主办方都在努力使夜校更对青年群体的“胃口”。

这几天,浙大培训学院院长严春正紧锣密鼓地与杭州市西湖区团区委敲定合作方案。为提升青年留杭的吸引力,作为西湖区民生实事工程的项目之一,西湖区团区委计划于5月在全区12个点位开启青年夜校,涵盖辖区内所有镇街。视频剪辑、公文写作、职业美妆、咖啡制作、茶艺、八段锦、黄草编织……首批课程涉及技能提升、创业创新、兴趣爱好等方面共计15门。“我们做过调查,这些课程是青年中呼声

最高的。”西湖区团区委办公室主任张莹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区域的青年对课程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在德清县阜溪成校,打开夜校课程表,育婴师培训、保育员培训、急救培训、电商运营……课程比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的夜校多了几分实用性,甚至是“考证属性”。“我们区域位于经济开发区,学员大多是‘三产’农民和产业工人,与大城市的白领不同,他们更聚焦于技能提升,多学一种技能,多考一本证书,就有多一项收入的可能。”潘晓利告诉记者,任何一门课都是紧扣学员需求开设的。

除了课程,夜校的开课时间也随学员需求而定。浙大就在调研中发现,上班族群体周一普遍很忙碌,工作一周后,到了周五希望放松一下,所以夜校定于每周二、四开课。西湖区团区委则在调研中发现辖区内的转塘镇地处郊区,居民以农民为主,与城区街道的居民相比,夜间活动较少,所以该区域夜校的上课时间从晚上7:00前移至6:30。

对城区学员来说,下班后要搭乘地铁、公交转几趟才能到的夜校,即便有再大的兴趣,自己也不会选择。因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唤醒。

街道、社区的党群活动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空间纷纷被纳入夜校场景,让夜校就在“家门口”“街巷口”,形成“30分钟学习圈”,甚至是“15分钟学习圈”。

一些大学也加入开设夜校的行列。去年年底,中国美术学院面向社会推出国美夜校。翻看学校提供的最新课程汇总:山水画传统笔墨技法初级班和进阶班、水彩基础入门、篆书入门、明清花卉扇面临摹精讲……依托中国美院的专业教学和学术科研背景,以及丰富的艺术家、学者教授资源,课程能满足不同水平学员多样化的艺术学习需求。

从“走红”到“长红”

“夜校热”还能持续多久?如何避免昙花一现,让“走红”变成“长红”?不少夜校主办方表示,课程质量始终是吸引学员的第一要素。

21岁的舞者陈雨琪目前在浙大青蓝夜校教授爵士舞。与平时在舞房或大学社团所带学员不同,她发现夜校学员普遍舞蹈基础较弱,所以她调整了教学步调,“会选择音乐舒缓一些、动作幅度小一些、对体能要求低一些的舞蹈”。

在严春看来,夜校课程内容更具普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老学员混杂,还应实现分层教学,才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公布课程时,我们会标清楚是基础课还是提高课,学员可以根据自身水平选择对应的课程。”严春告诉



4月11日,建德市青年夜校开放体验课,图为学员在咖啡制作课上练习制作卡布奇诺咖啡。(本报通讯员 邓林 摄)

记者,但也不排除一些学员对自身水平认识不清,“今后或许会在课程初始通过简单的测试了解学员水平,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

在安吉县递铺成校的工笔画课上,新生与老生分坐在教室的不同区域,这边学线条勾勒,那边学上色,教师往返指点。校长何吉丰坦言,学校仅有的3间教室从周二至周日晚上全都排满了课,部分课程还安排到了周末下午,教室有限导致学校无法根据学员水平开设初级班、进阶班,于是便要求教师开展复式教学。

学费低,有的甚至免费学,在“夜校热”的当下,一些人图新鲜跟风抢课,或者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对这门课真的感兴趣,这就造成随意请假甚至长期缺席的现象。

针对这种现象,西湖区团区委计划在夜校推出奖学金制度。“每门课程的报名费是200元,共10次课,如果学员能全勤,并且课程结束时通过考核,我们将返还报名费作为奖励。”张莹介绍道,“请假的人多了,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以奖学金调动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约束一下学习态度。”

出于同样的考虑,不少夜校都推出了提升学习体验、促进到课率的措施。

比如,浙大要求学员每堂课签到,请假须单独告知教师,而不是在学习群里发送消息;同时要求教师必须有总体教学计划,每节课设置教学目标,课后留一些简单的作业,让学习有延续性。又比如,安吉县递铺成校计划实施“抢课”制度,课程只针对报名的前30人免费,抢到免费资格的学员若多次请假不到,免费资格将被取消;德清县阜溪成校设置了诚信学员积分制,学员全勤可以顺利续课或优先选课,积分还可以共享,助力家人选课;宁波市海曙区青年夜校从优秀学员中挖掘培育素质优良、能力突出的班级骨干,推动课程团体的组建和议事协商,等等。

记者手记

“夜校”是许多人记忆中的一个词。

1917年,毛泽东创办了第一所革命工人夜校——湖南一师夜学;新中国成立后,夜校长期承担了文化扫盲和补习的作用;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考大学难,夜校更是承载了大量青年职工蓬勃迸发的学习欲望。

算算年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夜校的年轻人,差不多刚好就是现在这些夜校学员的父母辈。当时,浙江省总工会、杭州市总工会都组织开办夜校,还有许多大学也开设了夜校。年轻人下了班,三五成群,踏上自行车,一出工厂大门就风风火火地赶去夜校。

如今,夜校缘何再度成为青年的“心头好”?专家表示,“夜校热”折射出的是青年旺盛的文化生活需求和充实内心、追求梦想的精神需求。确实,与父母辈为提升学历、获取专业知识的硬需求不同,当代青年走进夜校很大程度上为的是自我的提升,寻找心灵的“桃花源”。

在推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过程中,夜校要“长红”,并非有一腔热情就可以。夜校的供不应求对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夜校的核心是课程。要满足井喷式的夜校需求,仅仅依靠学校自身的资源远远不够。如何构筑起新的平台,尽可能将丰富的社会资源转化为可使用的教学资源,需要各地各校的有益探索。一些办学机构从公益性角度出发,开设夜校的支出依靠机构历年结余的培训费支撑。能否收费、如何收费,需要顶层规划设计。夜间开课需要主办方工作人员加班管理,但相关的补贴较难落实,显然也不是长久之计。

为满足青年群体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诞生的自我提升和文化消费需求,社会各界、各部门都在为“夜校热”助力。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形成合力,从职责界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方面出台政策规范行业和从业者,真正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万眼罗灯镌刻光影的故事

海宁职高开启硇石灯彩传承新篇章

编者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形”行业与“无形”文化的融合,千百年来,匠人们的手上功夫就是非遗技艺传承的最佳载体。让非遗文化代代相传,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本报今起推出“非遗传承职教行”系列报道,展现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融合的浙江经验。

□本报记者 杨倩
通讯员 徐顾琴

当夜幕降临,位于海宁市硇石镇的南关厢历史街区变得热闹起来,白墙黛瓦下人头攒动。一盏盏轻盈的罗灯摇曳,光线在密密的针刺孔的掩映下,渲染出斑驳有致、玲珑剔透的效果,为古色古香的街道添上几分流光溢彩。

海宁硇石灯彩,源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历经千年的硇石灯彩依旧绽放耀眼光芒,这背后,与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灯彩传承教学基地师生多年来的努力不无关联。

传统工艺进课堂

“有些复杂的纹样需要刺上万甚至几十万针。”“动作要标准,垂直刺下去,把握好力度、方向,才能让光透出想要的效果。”“这是对眼睛的挑战,也是对专注力的挑战。”……

4月10日午间,在海宁职高灯彩传承教学基地,一群热爱硇石灯彩制作的学生正在省特级教师、硇石灯彩嘉兴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寿斌杰的带领下,专注着灯彩纹样的刻制练习。

硇石灯彩制作主要以拗、扎、结、裱、刻、画、针、糊八字技法见长,尤以针刺花纹精巧细腻取胜,经千百年的锤炼,已经成为融声、光、电、建筑、书、篆、画等多种艺术于一体的传统手工艺品。早在1998年,海宁职高就与当地政府和硇石灯彩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设了省内首个硇石灯彩制作班。为了扩大技艺传承面,2009年,借由硇石灯彩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契机,海宁职高在工艺美术专业开设了灯彩制作和设计系列课程,同时,面向全校学生推出灯彩制作选修课。

回忆起在灯彩传承教学基地里学习扎灯技艺的时光,从海宁职高毕业的年轻灯彩艺人陆春兰不禁感慨:“最开始,我只有一点点美术基础和一股热情,八字技法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跨越的8道鸿沟。”从简单的针刺和刻工入手,由易至难,经过一年的学习,陆春兰对八字技法有了系统的认识。这时,教室里又多了一位技艺精湛的师傅。从草图设计到骨架扎制,从裱纸到刻工、针工等,几个月过去,在师傅手把手的教导下,一盏精美的挂灯在陆春兰手中诞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学校特意聘请的省级代表性传

人孙杰。”陆春兰说。

除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进校指导,在学校的邀请下,硇石灯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胡金龙更是将技能大师工作室设立在灯彩传承教学基地里。行业名家定期来校授课,实施“双师共导”小班化教学的传承实践,让学生与大师零距离,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灯彩制作技艺的热情。

古老灯彩焕发新生机

漫步在南关厢的街头,记者的目光被造型别致的仿古路灯吸引。灯高约1米,形似一座小小的亭台,凑近看,透过细密的针刺孔,南关厢的建筑轮廓从灯罩上透出……“这是我优秀毕业生费志涛设计的。”寿斌杰介绍道。

为了让硇石灯彩这一古老的技艺彻底“活”起来,灯彩传承教学基地的师生们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材料和新工艺。传统的灯彩是用针刺在宣纸上形成图案的,江南潮湿,宣纸不易保存,加上露天悬挂,一盏精美的灯彩很快就会褪色,甚至损坏。“这个路灯里的图案是刺在不锈钢板上的,风吹日晒雨淋都不怕了。”2009届毕业生费志涛现在已经是硇石灯彩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记者,多年来,自己一直在运用现代新材料改良灯彩制作工艺的道路上努力。

在灯彩传承教学基地里,一盏会变色的“吉祥如意”灯彩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费志涛的作品,变色的灯光来自LED变色灯带。“以前都是用钨丝灯泡,费电不说,钨丝灯泡温度高容易影响宣纸的‘寿命’。”费志涛说,“而且灯彩造型复杂,难免有一些角落是灯泡照不到的。”从节能灯到LED灯珠、灯带,再到现在使用的超薄导光板,在师父寿斌杰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不断引入最新的照明技术,改良灯彩制作工艺。

费志涛还向记者展示了一幅装饰镜框,按下开关,灯光透过针孔,一对蝴蝶翩然飞舞。“灯彩的核心是针刺画片,考虑到当下家装简洁时尚的风格,我们提取了针刺画片这个元素,将其制作成装饰镜框。”还有实用台灯、工艺灯罩,一系列现代灯彩产品让传统非遗技艺走进了现代家庭。海宁职高非遗传承教学团队因此先后获得10余项国家外观设计专利,基地被市政府授予“硇石灯彩产品研发中心”称号。

从个体传承到群体传承

除了日常在基地教学、研磨,师生们还经常走进社区、幼儿园、中小学,传播灯彩技艺。“一开始我都粘不牢,没想到最后能做出这么漂亮的灯彩。”3月6日,海宁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中心园的200多个萌娃,来到灯彩传承教学基地,在师生的共同指导下

体验了灯彩制作。

陆春兰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120多个幼儿来到学校体验灯彩制作。正是这次活动,让她体会到了非遗技艺传承的不易和传承教学的艰辛。在幼儿心中播下一颗“非遗”的种子,点亮幼儿心中那盏“传统文化”的灯彩,这为她毕业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寿斌杰统计过,自己一年要做10多场非遗传承体验活动。除了在区域内甚至面向全国开展灯彩制作体验活动和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多年来,灯彩传承教学基地还承担起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2015年至今,已经有来自比利时、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多国的师生来访。“它被点亮的那一刻,太漂亮太精致了!我会永远珍藏的。”寿斌杰清楚地记得澳大利亚玛格丽特郡高级中学学生索菲,手捧自己制作的挂灯时的兴奋表情。在他看来,非遗技艺的传承必须从个体拓展到群体,各种体验活动虽然会占用大量业余时间,“但是了解硇石灯彩的人越多,硇石灯彩才有可能照射出更绚丽的光芒”。

